

MCL

主编：褚潇白
中世纪经典文学译丛



聖堂新婦

中世纪女性文学精选

吴欲波 编译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MCL

主编：褚潇白
中世纪经典文学译丛



聖堂新婦

中世纪女性文学精选

吴欲波 编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圣堂新妇:中世纪女性文学精选/ 吴欲波编译.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308-15415-4

I. ①圣… II. ①吴… III. ①世界文学—中世纪文学—
—妇女文学—作品综合集 IV. ①I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1938 号

圣堂新妇:中世纪女性文学精选

吴欲波 编译

责任编辑	谢 焕
责任校对	杨利军 余月秋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4.375
字 数	347 千
版 印 次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5415-4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http://zjdxcbbs.tmall.com>



目 录

第一章	囚犯,梦想家,殉道者	(1)
第二章	圣地的朝圣者	(19)
第三章	受诽谤的皇后和诗人	(42)
第四章	命途多舛的哥特女王	(62)
第五章	墨洛温王朝的三位高卢圣女	(77)
第六章	言语似金穗般流动	(116)
第七章	蛮妇,圣女	(124)
第八章	一位母亲致一位年轻的战士	(142)
第九章	圣徒传作者、剧作家、史诗式的史学家	(159)
第十章	十字军东征期间的拜占庭史学家	(201)
第十一章	情爱与冲突中的女性行吟诗人	(216)
第十二章	“吾名玛丽,吾国法兰西”	(256)
第十三章	好王后莫德	(272)
第十四章	莱茵兰的本笃会通灵者	(292)
第十五章	上帝的侍女	(324)
第十六章	圣堂新妇	(358)
第十七章	法国宫廷的一位女作家	(387)
第十八章	英格兰女隐士	(418)
译名对照表		(441)

第一章 囚犯，梦想家，殉道者



迦太基的裴百秋(Perpetua of Carthage)

(歿于 203 年 3 月 7 日)

导读

三世纪初，正值迫害基督徒的狂潮似病毒般席卷着北非迦太基城时，一位名叫维比亚·裴百秋(Vibia Perpetua)的年轻妇女，还有她的四位密友，同遭逮捕。

二十二岁时，裴百秋便是他们的领导者和精神领袖，在最后的危难时刻，她振奋他们的精神，力促他们“在真道上站立得稳”。从裴百

秋的狱中日记中可以见出，她是外省上层阶级家庭的女儿，那时她还是一位年轻的母亲，尚在哺育她的幼儿。但是她却甘愿承受苦难。随同她一起被捕的，还有奴隶费利西蒂(Felicity)，以及三名青年男子。后来又有一位挚友自愿加入他们的行列。被捕时，这些年轻人还是基督教的新信徒，尚在领受教诲的初学者。他们在监牢受洗的事实，显出了他们较以往更加不妥协的态度，也使得形势于他们更为不利。经审讯，他们被判在竞技场与野兽搏斗(盖塔皇帝的生日庆典的一个节目)。这些人其中的一个死于监狱，其余人则在竞技场遇害。

殉难意味着见证，一开始便属于基督教的活动。据说在升天的那日，基督曾晓谕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马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①使徒只需为他们的所闻所见作见证，立定心意持续见证，即便他们被拖到列王诸侯跟前。“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主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②由于基督以其宝血的证据，见证了他是世间的救世主，为了耶稣基督而将他(她)的生命置于险地的见证者，就是严格意义上的殉道者。

如此一来，那些为信仰而死的殉道者们受到尊崇便是可以理解的。基督教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lian)，这位出生于迦太基城的裴百秋的同代人，曾这样写道：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已故殉道者的追随者们，通过收集和珍爱殉道者的遗骸，来表达这种尊崇之情，认为殉道者的骸骨“比珍宝还要昂贵，较黄金还更美好”。这些追

① 《使徒行传》(1:8)。本书所有关于《圣经》的注释均以中文和合本为准。

② 《路加福音》(21:12—16)。

随者的行为通常冒着极大的风险,因为国家按违法罪处决的罪犯是禁止下葬的。宣称自己是一名基督徒并不至于获罪。获罪的原因在于拒绝尊崇皇帝,不肯敬拜罗马国教:献祭、倾倒和品尝进献给迦太基/罗马众神祇的奠酒。最伟大的朱庇特(Jupiter Optimus Maximus)、天上的朱诺(Juno Caelestis)、携着镰刀与日盘的大胡子丰产神萨杜恩(Saturn)、巴克斯(Bacchus)、得墨忒耳(Demeter)和科瑞(Kore),都是在舒适的庭院和露台上、柱廊下、有棚的水池旁有着圣地和祭坛的神祇。裴百秋及其密友们的被捕地特白玻(Thuburbo)镇,一个迦太基城西南部约三十公里的地方,便以在广场上立有一座庄严的巴拉特(Baalat)神殿和一座墨丘利(Mercury)神殿为荣。与敬拜罗马诸神密不可分的,是杀婴献祭这一不祥的仪式。这种仪式传袭自腓尼基对巴力神(Baal)和莫洛克神(Moloch)的祭礼。非洲的罗马人将莫洛克神记为“MLK”。对于祭司以婴孩为祭品,德尔图良称,“时至今日,那种神圣的罪恶依旧隐秘地持续着”。

不敬众神之罪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众人以为,诸神会将饥荒、地震和其他灾难降临到那些漠视其祭仪的人身上。基督徒因为轻忽诸神的愤怒,从而危害了国家的福祉。

这些殉道者是基督教最早的英雄。不错,他们只不过是肉身凡胎,但在最后的危急关头,他们被赋予了异乎寻常的力量。即便基督徒们当时可以伪装——他们可以假作献祭的姿态,可以花钱请代理,或者购买参加过祭仪的假凭证——但是选择苦难与死亡者数量之众令人惊诧。他们的急切赴死之心,解释了罗马政府为什么最终会承认:靠烈火与利剑征服基督徒是不可能的。“利剑”一词是臭名昭著的角斗表演的象征。

在基督教成了威胁之前,角斗表演是公众事件,是有钱的贵族们为尊崇死者而举办的军事葬礼比赛。有名望的市民也可能被迫缴纳

一种身份税金以资助斗兽表演。非洲的竞技场(“竞技场”一词意谓“沙子”,实际上,每次搏斗后,人们就将“沙子”撒在鲜血上面)可用小道具和布景装饰起来,模仿旷野的景象,装有野兽的笼子靠了滑轮降到场中。角斗士们便彼此相斗或与野兽搏击。饿兽会相互撕咬对方的咽喉。被判有罪的遭难人被放任于竞技场中,赤手空拳,有时也会获准使用一些粗劣武器如弓箭或火把防身。竞技时,被正式雇用的侍从和奴隶有时装扮成众神——墨丘利、冥王普路托(Pluto)、冥府渡神卡戎(Charon)——的模样。这一景象引得德尔图良将竞技场描绘成“群魔的会堂”。被判有罪的遭难者或战俘先被游斗,通常还被迫穿上罗马祭司和女祭司的装束,而后再被剥去衣物,被驱赶着与野兽搏斗。豹、狮、公牛、熊、象、羚羊,甚至鳄鱼都可能作为他们的对手出场。在遭难人不堪折磨时,或者由角斗士(其职责便是如此)给他们最后一击,或者扼住他们的喉管,或者切开他们的喉咙。

竞技赛不仅作为剧场表演形式广为流行,公民们还希望在家里也摆上竞赛的纪念品和昂贵装饰品。在北非接近大莱普提斯(Leptis Magna)的一栋别墅里发现的一幅镶嵌图,便描绘了那死亡游戏中的一幕场景。一头系绳的公牛与一只拴链的蛮熊扭斗,一个赤身的男子拿着一根带钩的棍棒发起对一匹公马的攻击,一位士兵用鞭子驱赶着另一个赤身者对抗一头迎面冲来的狮子。第二个赤身者还显出桀骜的神态。在斯密雷特(Smirat)的一处房屋的另一幅镶嵌图中,角斗士们的长枪刺穿了血淋淋的豹子,赞助人正捧着奖金从场外跑上前来。接近非洲东海岸的蒂斯德鲁斯(Thysdrus)城,有一间人称“机巧之屋”(Domus Sollertian)的房子,保存着一幅更加可怕的图画。艺术家描绘了一只黑豹爬到一个被缚的犯人身,两只后爪钉入了他的一条蹒跚前行的腿,两只前掌抓牢他的肩膀和胸脯,这牲畜正啃食着犯人的眼和脸,画中鲜血喷涌。

剑客、角斗士(gladiators)和斗兽士(bestiarii)是赛事里的专业运动员。与那些赤手空拳的遭难者不同,他们全副武装。他们是公众眼中的“明星”,其表演会得到丰厚的第纳尔^①和金币做报酬。这些运动员一般出身卑微,靠了蛮力赚得世间的俗名。据说他们富于魅力的一生既是暴虐的,通常也是短暂的。斗士一般被看作是在性方面和运动方面赋有高超技艺的英雄,颇具吸引妇人的魅力。拉丁词“gladius”(短剑),在俗语中也意味着阳具,斗士在绘画中也经常以阳具状战士的形象出现。

斐百秋的故事里出现了野兽和斗士的形象。她的男同伴们最后是被一只美洲豹撕碎的。他们浸在自己的血泊中,听着众人卖弄挖苦的才智似的吼叫:“洗得好!洗得好!(salvum lotum)”这话通常是洗浴后朋友间互道健康的问候语,可被发现镌刻于浴池或人工洞窟上。

众多古代的圆形竞技场点缀着北非,包括一个位于特白玻镇的圆形竞技场和一个位于蒂斯德鲁斯城的27000个席位的竞技场。这些竞技场提供了丰富的发掘地,其遗迹至今仍旧可以见到。那些角斗士镶嵌图描绘了三世纪早期的那个年代,即斐百秋死去的那个时期。

值得注意的是,斐百秋的日记和相关证词不是传奇故事,它们成为一种证明文献,散存于大量的拉丁语手稿中,有些是删节本,有一本手稿还是希腊语版本,最后一本拉丁语手稿是在耶路撒冷被发现的。在日记开始之前,有一位目击者给予人布道印象的引言,相比于斐百秋的朴实易懂的文字,其风格要学究得多,也啰唆得多。引言提到了文本的保存问题,口头提示了那些亲眼看见这一殉难事件的人,

^① 罗马帝国货币单位。

并向那些如今通过聆听了解这一事件的人(nunc cognoscitis per auditum)报道这一神圣事件。

日记开篇便说明这一文献的四重目的：证实上帝的作为，尊崇上帝，教诲男人和妇女，劝慰他们。引言提出了古史较近现代史更具权威性的问题。但是正如布道者指出的，这些现代的预言与异象，随着时间的流转，也会取得古史的权威。今日的消息将会变作伟大的历史。所以布道者规劝听者尊重新生事物，尤其是当新生事物与世界的“最后审判日”合一的时候。

与那布道者的包罗万象的、道德说教的、缓慢聚合(slow-gathering)的历史时间观不同，裴百秋日记，是一个被判死罪的妇女，在临刑前的亲身痛苦经历：数着逐日流逝的时间。“日子”这个字像副歌一样反复鼓奏。裴百秋对监狱生活的记述听起来十分可信。虽然其中也有神秘的说法和省略的部分。她的丈夫在哪里？据她说，她父亲是唯一对她的处境感到不快的家庭成员，这是为什么？这些问题也许终有一天会有答案。

对裴百秋的追忆长盛不衰。迦太基的圣奥古斯丁(Saint Augustine)为了纪念他的同胞裴百秋和费利西蒂，写下了布道辞。她们也名列罗马圣人历中。以女主人和奴隶装束出现的这二人的镶嵌图，也得以在拉文纳(Ravenna)保存下来。在四世纪兴建教堂的伟大时期，一所被称作慈善之所(Damous-el-Karita)的拜占庭教堂在迦太基被奉为神圣。这是北非最大的教堂。教堂不远处，有一块宽敞的墓地，从铭文可以看出，这正是殉道者裴百秋之墓。有铭文记述，圣殉道者裴百秋与费利西蒂的埋骨处正在这座大教堂中。

九世纪中叶前，《古英格兰殉道史》中3月7日篇出现了此传奇的经过删节的内容，作者或许是在奥古斯丁的布道辞中发现了这个故事：

这个月的第七天是圣女圣裴百秋和圣费利西蒂的纪念日,她们的尸身停放在非洲迦太基的大城镇里。少女时期,裴百秋就梦想她是男人的样子,手中持剑英勇地战斗。所有的梦想,在她后来以男子气概的决断(werlice gejaxhte)战胜魔鬼和不信教的迫害者,最终英勇殉教时一举实现。还有费利西蒂,一位女基督徒,当她因为基督的缘故被送进监狱时还怀着身孕。因此当迫害者打算释放她时,她哭着祈祷上帝不要让她受孩子的拖累,于是她连夜就把孩子生了下来,那是她怀孕的第七个月,她因为基督的缘故殉道。

裴百秋的殉教记录包含四个部分:第1—2节是引言和目击者的报道,报道者或许是德尔图良或德尔图良圈子里的某人;第3—10节是裴百秋本人的话,是她自己对死前监狱生活的讲述,是日记的主干;第11—13节转到一位狱友沙土鲁(Saturus)的叙述,他讲述了他自己的异象,并为裴百秋作证;第14—21节以一位目击者对裴百秋和她的同伴的死亡的说明与总结圆满结束日记。

一位目击者的开场布道辞

1. 从古代起,人们便记下宗教信仰的榜样,以便证实上帝的恩惠,为人类提供指引。通过书面文字追忆往事的目的,一直以来也是为了尊崇上帝,消除人们的疑虑。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应该为了实现这些目的而记录近期的事件呢?因为在来日这些事件也会变成久远的事件。未来的时代需要它们,即便它们在自己的时代里似乎不那么紧要,因为古史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那些认为永远只有一个圣灵的人,应该想到近期的事件意义更

为重大。流溢的恩惠是应许在世界最后的日子里的。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的儿女要说预言，我要用我的灵浇灌仆人和使女，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作异梦。”

恰如我们对那些预言的回应一样，我们也应该认可和尊崇那些被应许的新预言和新异象。我们深信圣灵具有的一切其他的美德都被授予了教会，以便教会可以将那些美德分发给所有人，就像上帝分发给所有人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为了上帝的荣耀，有必要将这些事情写下来，让它们通过这些文字为人所知的原因，也就是为了让信仰不坚定者或者绝望者不至于生出这样的念头：神圣恩典唯有古人能独享，不管他们是通过殉道还是通过异象得到这恩典。因为上帝总会实现他所应许的，既作为向不信上帝的人出示的证据，同时又作为赐给信仰者的福祉。

因此我的兄弟们，凡我们听到的，我们用手触到的，我们都要向你们宣告，以便你们中那些当时就在现场的人能够牢记上帝的荣耀，那些现在通过聆听从而获悉此事的人能够和那些圣殉道者为伴，并通过他们与主耶稣基督在一起，主耶稣基督永享荣耀与尊崇。阿门。

目击者的日记引言

2. 几个年轻的新信徒被逮捕了：雷福嘉图斯(Revocatus)和费利西蒂，两人都是奴隶，在同一处服侍主人，然后是沙土宁(Saturninus)和赛贡都(Secundulus)。与他们一起的，是维比亚·裴百秋。^① 裴百秋出身高贵，教养良好，是一位体面的妇女。她父母双全，还有两位

^① 这五个基督徒是一同被捕的。沙土鲁(Saturus)，这一伙人中的第六个，他自愿加入这些犯人的行列。在裴百秋的异象中出现的就是沙土鲁。

兄弟，其中一位兄弟也是一位新信徒。她年方二十二，怀中还哺育着一名婴儿。以下所述是裴百秋亲手写下的她所受的一系列磨难，还有原封不动的裴百秋对这磨难的思考。

狱中日记与裴百秋的异梦

3. 当我们还与押送官在一起的时候，我的父亲因了对我的爱，想劝我倾覆我的决心，放弃这一切。

“父亲，”我说，“举例来讲，你看见放在这儿的那个容器了吗？它是一个陶罐，或者随它是什么吧。”他说：“是的，我看到了。”我说：“除了把它称为陶罐外，我们可以用其他的名字去称呼它吗？”他说：“不能，除了陶罐外，不能用其他的名字去称呼它。”“好，那么，我除了我之所是——一个基督徒——之外，也不能用其他名字称呼自己。”

这番话惹得我父亲勃然大怒，他瞪视着我，仿佛要把我的眼睛抠出来。不过他狂怒一阵后便离开了，与他恶魔般的言论一起遭受了挫败。父亲有几天的时间都没有出现在我的身旁，我向上帝感恩，因为他不在身边，我才回复到平常的状态。在这短短几天里，我们受了洗，圣灵劝告我除了身体的耐受力外，不要向圣水索求任何东西。

几天后我们被关进了监牢。我以前从未身处过那样的一片漆黑当中，因此惊恐万分。多么可怕的一天！——拥挤导致的令人窒息的烦热，还有守卫粗暴的对待。最糟的是，我为了我的孩儿忧心如焚。

泰尔提乌斯(Tertius)和庞培尼乌斯(Pomponius)，照拂我们的神圣执事，贿赂了某个人，以便我们可以转到好点儿的监房，去享受几个小时的清凉。一出地牢，我们便可以无拘束地照顾到自己的需求。我给我已经饿昏的婴孩喂了奶。因为忧虑的缘故，我与我的母

亲说起了这孩子。我安慰我的兄弟，并把孩子托付给了他们。我精疲力竭，因为我看到他们因为我的缘故是怎样精疲力竭。有好几天的时间我都承受着这样的焦虑。后来我解决了这个问题，我让我的孩子与我一起待在监牢里。我立刻变得坚强了，因为我消除了对我的孩子的担心和焦虑。陡然间，监牢对我而言像是一座宫殿。它是我最喜欢的地方。

4. 然后我的兄弟对我说，“我的姊妹，你已经赢得了如此巨大的荣耀，你当然可以要求一次异象，探知你是一定要受难，还是可以暂缓遭罚。”我知道我可以和上帝对话，我已经经受了上帝的大恩典，所以我诚心诚意地允诺他：“我明天告诉你。”

而后我便进行祈求，从而得到了以下呈现给我的异象。

第一异象

我看到一架铜梯，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直达天庭，^①梯子很窄，一次仅容一人上去。梯子两旁附有各种铁器——剑、长矛、钩子、匕首、标枪。如果你胡乱爬上去，或者不专心，就要遭宰杀了，你的身体会黏在这些铁器上。

梯子脚下偷偷隐躲着一条巨蛇，它威吓那些试图爬升者，令他们不敢登攀。

但是沙土鲁第一个爬了上去。（当事态发生了变化，我们都被抓捕，正是这位沙土鲁主动自首，因为他担心我们。他令我们大为振奋。不过在我们被捕的时候，他并不在场。）在他到达梯子顶端时，回身对我说：“裴百秋！我等你，但你要当心，别让那蛇咬到。”我说：“它

^① 见《创世记》(28:12):“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

伤不到我，以耶稣基督之名！”那蛇仿佛怕了我似的，从梯子下探出它的头。我把它的头当作梯子的第一级，踏着它向上爬。我看见了一座广袤的花园。花园中间有个白头发的男子，高个，穿着牧羊人的斗篷，正在挤羊奶。他的周围站着成千上万穿着白得发亮的衣服的人。

这人抬起头，盯着我，说：“欢迎你，孩子。”他唤我上前，给了我一点看上去像是他在挤的乳酪之类的东西。我将手窝成杯状，接过来吃了。此时环坐着的人齐道：“阿门。”一听这话我便醒了，嘴里仍有甜品的味道，也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我立刻告诉我的兄弟，我们都知道，苦难就要降临了。我们都意识到，对于这尘世，我们不能再有更多指望了。

5. 几天后，有传言称将有一场对我们的审讯。我的父亲也从城镇里赶来。他形容憔悴，走上前来打算劝诫我。“女儿，”他说，“怜惜一下白发苍苍的我吧。如果我还配得上你叫我做父亲，如果你顾念我亲手将你抚养到现在如花的年纪，如果你顾念我宠爱你胜过你的兄弟，就怜惜一下你的老父吧！别抛下我受众人的羞辱。想想你的兄弟，看看你的母亲和你的阿姨，看看你的婴孩，你死之后他也活不了。撤去你这傲慢的形态，否则你会把我们全都给毁了。如果你有什么事，从今后我们所有的人再也不能快意畅谈了！”

我的父亲出于对我的爱说了这席话。他跪在我的脚下，亲吻着我的手。他流着泪，不再喊我“女儿”，而称我为“女士”。我因为我父亲身处的惨境而心生悲苦，因为在我的家人中，唯有他不愿看到我现在的情景。我安慰他说：“一切都会按照上帝的意愿，在囚犯的断头台上解决。因为你要知道，我们做不了自己的主，我们都受着上帝的统领。”他离开我的身边，不胜凄苦。

6. 又一天，我们的早餐吃得晚，突然有人催促我们去聆讯。我们来到法庭，流言很快在附近传开了，法庭挤得人山人海。我们爬上犯

人的绞刑台。其他人接受讯问，他们认罪了。轮到我的时候，父亲带着我的孩子到场，在台阶处拉住我，流着泪道：“行了祭仪吧——可怜可怜你的幼子！”“已故司法官米奴修·提密年努(Minucius Timinianus)的继任者，接过司法大权的希拉利努(Hilarianus)总督，也催促道：“饶了你白发苍苍的老父，放过你襁褓中的幼子。行了敬颂君王安康的仪式吧！”

我答复道：“我不会这么做。”“你是基督徒吗？”希拉利努问。我说：“我是。”此时我的父亲还不甘心，试图逼我改变说法。希拉利努命人将他赶出去，用棍子打他。我心疼我父亲，仿佛自己被打了一般，我还为我父亲悲凄的暮年心感惨痛。

后来，希拉利努对我们所有人做了判决，他判处我们斗兽。我们喜气洋洋地回到监房。那时我仍在给我的婴孩喂奶，他也习惯于吮着乳头，所以我急忙打发执事庞培尼乌斯到我父亲那里去抱我的婴孩。我的父亲不肯将孩子交给他。而后按照上帝的意愿，孩子不再要求吮吸乳头了，我的胸部也不再发炎。于是我便不再为我的婴孩烦恼，胸部亦不再生痛患。

第二异象

7. 过了几天，那时我们所有人都在做祈祷，我中途突然说出狄诺克拉底(Dinocrates)这个名字。我大吃一惊，因为以前我从未想起过他，当我记起他的命运，心中满是哀伤。而后我意识到，或许我得了许可，能为他祈祷，而且我有义务这样做。于是，我开始在主前专心致志地为他祈祷，为他深深悲悼。就在那天晚上，我看到了这个异象：我看见狄诺克拉底从幽暗处拥挤的人群中走来。他看上去又热又渴，衣服上满是污渍，脸色苍白。他脸上的溃疡还和他死时一模一样。

狄诺克拉底是我的亲生兄弟,但在七岁的时候,他因脸部患上了恶性疾病而悲惨地死去。他的死状令所有人作呕。

现在我为他祈祷,但在我们之间是如此浩瀚的虚空,以致彼此无法靠近。狄诺克拉底立在一个装满水的池子旁。池子边缘比他高,他不得不伸着身子,好像是要喝水的样子。我为他悲伤。尽管池子是满的,他却喝不了水,因为池子边缘高出他太多。

我醒了过来,意识到我的兄弟在受苦,但是我确信,在他受折磨时,我能够帮助他。我每天为他祈祷,直至我们被转到堡垒监狱。因为我们在盖塔皇帝生日那天举行的军事比赛中搏斗是已经安排好了的。我日夜为我的兄弟祈祷,洒泪叹息,为的是我的祈祷可以得到应允。

第三异象

8. 还在他们用铁链锁住我们的那天,我经历了这个异象:我见到我以前看到过的同一个地方,不过这一次狄诺克拉底显得干净利索,穿着合适,也有了精神。原来溃疡的地方现在结了痂。上次我见到的池子的边缘降到了这孩子的肚脐的高度。池边放了个盛满水的金色饮具,水源源不断地由池子注入这饮器。狄诺克拉底走过去,开始就着那永不干涸的饮器喝水。喝够之后,他便像其他孩童那样,快乐地跑去玩耍。我醒过来,知道他已经从苦痛中得了解脱。

9. 几天后,一位名叫普登斯(Pudens)的军官当监狱的看守,他开始以恭敬之心关注我们,因为他注意到在我们当中有某种伟力。他开始允许其他人进到我们的牢室,以便我们可以彼此安慰。格斗比赛的日子日益临近,我父亲来了,他形容枯槁,筋疲力尽。他开始撕扯他的胡须,撒在地上。他倒伏在我的跟前,咒骂他生命中的岁月,说着那种会感动所有活物的话。我为他凄惨的暮年而悲伤。